古方略 機部卷三

魯曉陽記

U
101
Y8
1639
V. 13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機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謀出入惟機未有機失而謀成者書云若虞機張省括于度則釋慎發也世繫謂兵機事以遠爲神至與投隙抵虛乘弊承亂

一切險詖狙詐之術同類而竝稱之而司馬光又言機仁之端權義之平此可謂定論與尤繆者馮用之曰機者微也大人用之合道細人竊之階亂予謂細

人械耳安所得機而竊之機矣奚亂之階況機可用而莫可竊邪機幾也幾不密則害成齊寺人漏師于多魚後世四郊多壘紛紛置講議司議論繁而功實

廢嗟乎機豈可以講議求哉

新安余懋衡書

機序畢

古方略機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秦趙會澠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澠池趙王欲毋行
沛公見羽鴻門特有項伯趙此行特天幸耳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
江左周嵩諫晉中宗稱號見不及此
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
秦望王許之

芭山氏曰宋景德元年契丹進寇澶洲眞宗自將禦之初以雍王元份留守東京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按眞宗此舉與頗所見略同文

本朝虜也先入犯邊閹王振用事怙中國威重以爲虜可以聲勢壓主 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師覆于土木 睿皇帝北狩 景皇帝以 皇太后命卽位遂尊 睿皇帝爲太上皇方虜圍大同

擁　上皇至索金幣大同帥郭登繕守備益力已
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都城虜以
上皇爲重質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豈不
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于是虜知留　上皇不得賂
以好使奉　上皇回蹕還京師按此即廉頗故智
特頗與趙王訣謙與虜相持其安危緩急異耳
卓菴氏曰龜山之論相如愚不以爲然相如固曰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夫以秦之威暴遣使告會趙
安得不往而龜山曰雖無往可也是何言哉至謂

智勇不足重趙此尤不足信當時諸侯役屬于秦如婢奉主相如能使秦王擊缶成禮秦自此不敢加兵于趙凡十年謂非相如之力乎假令六國之相皆能如相如僇力捍趙亦何至俛首西向也哉且相如引車避頗先國後私雖古大臣不過焉以此推之相如固非死而無悔者比也吾輩坐論古人須審時度勢柰何以承平責備之辭而廢古人扶危植僵之功哉楊氏說未確按 本朝楊典國鎮安典嘗援長興有功 太祖勞之曰長興賴卿

相援。國與對曰。唇齒之邦。理固宜然。昔趙有廉頗藺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孱懦。愧不及廉藺耳。然則廉藺之重趙。昔人推之久矣。豈予私說哉。

藺相如避廉頗

趙與秦會澠池、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列位序也 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使○之○聞○之○ ○ ○ ○ ○ ○

○歟○語○萬○望○論○勢○禁○在○內○ ○ ○ ○ ○ ○ ○ ○ ○ ○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遂肉

特睚眦小然不可謂讐

袒負荆至門謝罪

苣山氏曰相如刼秦擊缶張目叱左右特曹沫之智耳至歸趙引避廉將軍急國難而後私忿卒令頗負荆謝罪豈非識量過人哉後漢賈寇私鬬必侯光武分之愧廉藺多矣

卓菴氏曰相如避頗至今以爲美談然相如非眞能下人者爲廉將軍不可力勝故以術籠之耳其

廷叱秦王數語。非獨爲舍人言。正欲廉將軍聞之。使有所憚而不敢發。此兵家攻心之術也。而頗果肉袒請罪。雖勇于改過。不知其墮相如術中矣。語云怒者其常。笑者不可測。觀藺之事益信。

燕昭王不信讒

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服此術今不可行）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猶未下或讒之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

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于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

漢光武以章示馮異亦此意

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

指子噲事

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仇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

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頋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

間無○自而入○

樂毅妻后服賜其子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

○輅車之後○文有屬車○

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芑山氏曰漢張良躡足封齊本此但彼此誠僞不同毅能不二其節避地以免而信卒反于難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信雖無反謀抑智不甾侯若與

趙奢解閼與圍

秦伐趙圍閼與（地名）趙王召廉頗樂乘（樂毅宗人或又云毅之子）而問之問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非禁約所部特愚秦）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耳孫子所謂能示不能也）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以退為進）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奢既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
兵貴拙速況奢巧速乎
夜而至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
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

芭山氏曰先實而後聲至于因秦閒而用之視陳
平費漢黃金四萬觔閒楚孰勞孰逸唐韓愈論捕

賊行賞。乃謂平。行反間。數年之間。漢得天下。漢高溪達于利。能出四萬觔。費少財而収大利。信如愈所云。則是漢滅楚項。皆反間力。而高帝陳平。皆賈販之雄耳。如是而可以得天下。得一陳平足矣。惡取蕭曹張韓諸人之畢智效力哉。愈此論迂甚。

毛遂入楚定從

秦人攻趙、趙王使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猶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

○此輩宜為毛遂所笑○

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不先不後事機在此）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胸中久有成畫特借此激發氣勢）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者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平原君定從歸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亦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使謂魏王曰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新垣衍間入邯鄲說趙欲其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

〇激〇而〇怒〇之〇指〇焚〇夷〇楚〇陵〇廟〇

〇言〇後〇漢〇鄧〇芝〇和〇吳〇絶〇魏〇其〇見〇孫〇權〇有〇亦〇欲〇爲〇吳〇非〇

〇但〇爲〇蜀之言蓋〇與此同

力止之。

芑山氏曰。宋司馬光云。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按此論甚確。蘇洵六國論專歸咎於賂秦。比之抱薪救火。與司馬之論正合。惜六國合從不堅。卒自取滅亡耳。

沛公詣鴻門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會項伯伯項羽季父素善張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良固要之，因以意諭羽，羽乃止。沛公見項羽鴻門，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增愚，至此楊龜山云，羽雖用增，無益于敗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先是曷不預令噲伺變，惟外必徐至軍門，告急乎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

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與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但求濟事不宜大露圭角

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噲
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
生地
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
方爲魚肉、何辭爲。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
留車騎于鴻門不以自隨
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
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趨霸上。留張良使
留良謝羽以項伯在也
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王、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
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
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芑山氏曰沛公恃張良張良恃項伯非亡地而能存也與彭城滎陽之困異良素知羽煦煦小仁增之計必不行耳甚矣增之愚也但知召項莊殺沛公而不知方說羽急擊霸上時項伯已夜馳之沛公軍見張良具告以事迨沛公見羽鴻門蓋所謂有備而無患者豈區區項莊所能制哉

宋楊時曰項籍以閭閻匹夫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蹈秦故轍欲以力制天下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虐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按此論甚正

漢告諸侯討楚

漢王南渡平陰津（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至洛陽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董公遮（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放謂遷義帝于郴）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誠僞自分）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袒踊）而大哭。哀臨（衆哭曰臨）三日。發（此激發人心大機括也）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

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尹起莘云漢志在爭天下非純于討賊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求人類張此人不幸而類張耳無辜就死地何也漢此舉非正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本朝薛瑄曰。漢治分明是覇。如帝爲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芑山氏曰。項羽既滅秦。以虐濟虐。親戚叛之。沛公挾義帝令諸侯。髣髴齊桓舉動。董公之說。非深識王道者。特明于當日情理時勢耳。

卓菴氏曰。陳餘謂漢殺張耳乃從。蓋明知漢名爲討賊。而實欲爭天下也。爲漢計者。宜終以義令之若曰趙不討賊。必與楚同謀。擊楚之後。即移師伐趙。彼將懼而從之。安有以討賊之名。召諸侯而殺人以邀其出哉。是未知春秋譏殺公子買之義也。

雖然。質子不及五霸。于高帝又何譏焉。

非然質子不及王霸于高帝又何議焉
人以邀其出哉是未知春秋議殺令子質之義也
趙彼將懼而從之安有以詐賊之名召諸侯而殺
昔日趙不詐賊必與楚同謀擊楚之後即殺師伐
詐賊而實欲爭天下也為漢計者宜殺以謝令之
韋藩人曰陳儲講漢發兵平乃從蓋明知漢合為

韓信襲安邑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食其往說豹豹不聽于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

用疑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服虔云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攻所不守）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擊虜豹傳詣榮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大原郡

或曰襲侵寄聲爲夔事也雖然後世兵家用詭皆如此豈獨韓信襲安邑哉

芭山氏曰宋寧宗朝金入寇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寄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等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黶以備之揆乃遣賚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

官軍不虞其至。遂潰。擒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按此與韓信襲魏同。但擒先遣人密測八疊可渡。尤不煩木罌耳。

蒙古攻金。遣三哥按都。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克。乃繇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按渡水用木罌。喻澗用鎗橋。兵法有地勢異而智調同者。隘可使通。險

可使夷。非一端能盡也。

李左車策下　燕

韓信旣破趙、募生得廣武君李左車者予千金、有縛至麾下者、信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不○自○用○而用人）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權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覇、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

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
褕靡也
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
衆勞卒罷其實難用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
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
陳同父云齊武若雖不言信之計必出于此何者
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
勢當然也
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時諸侯新立人無固志故莫不聽從

或曰廣武君所言短長聲實皆深于兵者信從其策卒能成功後世剛愎自用以國僥倖可不戒與

芑山氏曰兵法固有先聲後實者亦須審時量敵而行之宋韓琦欲刺弓箭手司馬光言不便琦曰兵貴先聲後實夏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

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于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令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琦不能荅愚謂光此言蓋深得兵家聲實之用與李左車合琦論泥甚但善兵者又有有其實而或借聲以疑敵心或先聲以挫敵鋭雖兵實可用未嘗不兼用聲也非盡實不可用徒欺之于一日之間而已然則光之論亦僅得其一端耳

惟適氏曰按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

聲有實敵弱則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則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秉匈奴困親征漠南無王庭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後聲也後世論兵者明乎余端禮之說然後可以用聲實借讀父書不知變徒空言何益哉

張良論立六國

楚數侵奪漢甬道、恐敵鈔掠故築垣墻如街道故曰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謀橈楚權、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今誠能復立此亦善讀書之病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陛下南鄉稱覇、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讀先曰促事機○在○此○○○○○知○三良○可○與○共○謀○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箸直庶反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

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華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休馬放牛二條可併入殷事已畢一條內事理自

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

見不必煩稱良故侈言以聳王聽耳

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野。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

此是要領語

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

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此事惟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撓而從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之也撓女教反弱也○再言○陛○下○事○去○矣○正以聳動漢王也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公事命趣銷印

荀悅曰張耳陳餘說陳涉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未能專天下之地取非其有以與于人多巳之黨益秦之敵所謂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之時則是割巳之有以資敵所謂設虛名而受

實禍也。二者葢同事而異形者也。

芑山氏曰。綱目書未行而罷。識謀失也。蘇氏謂著漢王無我速于從諫之美。此說似迂。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觀此。益信蘇氏之論未確。

漢罷兵歸家

帝西都洛陽、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罷之也非七大夫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已下皆復復音福復除也除免其身役賦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其身。及戶。勿事。

芑山氏曰。仍是除秦法初意。想見當日廣大氣象。

綱目于高帝書兵罷歸家。于光武書罷郡國車騎

材官還復民伍。覩秦書銷兵器。隋書毀兵仗。大不侔矣。論世者宜識此意。

高帝赦季布戮丁公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高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布先匿濮陽周氏）朱家、朱家（魯人）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言臣職當然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所謂勢而禁之）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子胥伍奢之子伍員奢爲平王所殺員遂奔吳教吳伐楚）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爲上言之。滕公言于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來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宋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民無定主。來者受之

罔其室耳。及爲天子。四海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
之。使人懷二心以邀大利。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
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
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于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
一人而千萬人懼。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本朝于慎行曰。項王之臣不忠。高祖僇之。彭寵之
奴不義。世祖封之。何也。蓋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
故斬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
購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

斬丁公只安季布此論未必然

死可矣。

本朝陸深曰。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季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爲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爲高祖計者也。

芑山氏曰。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弗内。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及即位。斬封丘吏。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又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

宋獻平南策。宋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較皆。祖高帝戮丁公而行之者也。戮丁公以厲不忠。司馬光稱其斷以大義。其論甚正。然予謂楚季父項伯背楚事漢。與丁公等。而漢獨封伯射陽侯。豈不彼此相刺謬哉。光武封蒼頭子密不義侯。尤非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綱目書之。譏失賞。且非名也。光武此舉與封項伯同。

卓菴氏曰。項伯存亡生死之功。宜帝所厚報。丁公始相厄。既而來見。無毫髮裨益漢。頤何以免于死

邪。若論其罪。則項伯背羽于未死之前。丁公棄楚于既滅之後。其輕重尤較然者。然伯見封而丁伏誅。在帝固以私恩怨為誅賞。而伯以既封遂掩賣楚之實。丁以伏誅獨蒙不忠之名。其幸不幸相去何遠哉。

高帝封雍齒

漢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天下屬（近也）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

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廣漢郡本朝改屬成都 按高祖功臣年表什方作汁邡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

芒山氏曰。涑水云。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意。故張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若良者。可謂善諫矣。按此論自正。然帝卒葅醢信越。何與。

惟適氏曰。二急字見機智。少緩則失衆心。所謂智貴卒也。然亦挾數任術。去狙公賦芧一間耳。

又曰。偶語特怨帝封賞不均。非果謀反也。良必云謀反急欲帝定功行封耳。此進言切中要害處。

陸賈使南越

初隆慮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餘萬里、乘黃屋左纛（音道）稱制、與中國侔、文帝（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駕御之術與養惡不同　之字常

九使稱名嘉不辱也終綱目使稱名三十二

壅蔽句語氣卑遜可愛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懇至

惟不可得故姑置

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

無可如何激則生變 邊釁自此開矣 只得退一步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

王分。（彼此共棄故云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買至南越佗。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心服）漢皇帝賢天子。令去帝制黃屋左纛。

或曰。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帝不與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今卽賜佗之詔讀之。詞旨溫厚無一毫矜誇之意。佗雖欲崛彊得乎。

芑山氏曰。此所謂不治治之者也。雖諭之以理感

之以誠却隱寓制御作用槩謂帝以德化人非也

孫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機卷之一終